

我們的教父

張春申

教父與本地化

本地化在此即是今日所說的神學工作。天主的啓示藉著人間的文化而落實，即是本地化；為此天主聖言降生為人，誠是本地化的典範。不過另一方面，舊約以色列民族亦是本地化的成果：天主的言語與行動具體創造了一個固定的文化與宗教。這是極為廣義的陳述，至於本文所要處理的是教父的本地化工作。

教父時代始於第二世紀，終於第八世紀最後一位教父逝世；東方最後一位教父達瑪斯(John of Damas)卒於公元七四九年，西方最後一位教父大額我略(Gregory I)卒於公元六零四年。東方以希臘文化為主，西方則拉丁文化；本文則簡介八位教父，東西各四位。不過之前，我們必須簡述教父之前的本地化典範。

其實，耶穌基督，天主聖言降生成人，實是本地化的完美典範。於是全部新約經書，都是在天主聖神靈感下的本地化，都是天主的話，同時也是人的話。為此如果我們討論教父與本地化，雖然不可與降生奧跡混為一談，但是整體而論，教父的言論與著作，在教會信仰傳統中具有特殊權威，因為他們緊隨宗徒時代。事實上，宗徒是最早的本地化工作者，而我們有的新約全書，實是教會本地化的最早記錄。不過本文介紹的是教父與本地化；實際而論，即是他們在自己的文化中陳述基督教生活的。此與今日一般所說的本地化工作有所不同。我們今日討論本地化，往往視之為有計劃，有方向的神學工作。至於教父的本地化則是直接的牧靈與訓導。

1. 二、三世紀教父的本地化

對教父時代的前兩個世紀的本地化神學的介紹，將從以下四方面予以簡介：時代背景、神學概況、重要問題、著名人物。

1.1 時代背景

初期教父時代，教會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。當時國泰民安(Pax Romana)，交通便利，且猶太教享有一些特權，如不必參與羅馬帝國的敬禮；另一方面，為社會大眾，猶太教和基督宗教差別並不明顯，因此後者也得到一些特權。再加上猶太教到處有組織、會堂，此也有利於基督宗教的傳揚。

1.2 神學概況與著名教父

初期教父時代，面對猶太教及希臘、羅馬文化，探索自身的宗教信仰，同時予以保衛。當時影響教會的思想，有希臘哲學的斯多噶派（Stoic）及東方二元論。此時代的著名教父可舉下列五位：

1.2.1 羅馬的克萊孟，他是第四位羅馬主教，在職九年，經歷了道米先皇帝的教難。第一世紀末，他寫兩封致格林多教會書信，其中提到羅馬教宗的地位。他肯定天主為教會建立了牧職，信友應該服從天主指派的神長。

1.2.2 安提約基的依納爵，他是該城的第二位主教，在羅馬殉道。他在去羅馬致命途中，寫了七封書信，充滿熱誠。這些書信價值很大，包括許多有關第一世紀末，第二世紀初的教會生活與制度之資料，可謂教會歷史入門。他曾提出聖統制：主教、司鐸和執事，這與正統問題有關。

1.2.3 猶思定，傳說他是猶太人，後來接受基督信仰。他喜好哲學，先後參與許多學派（斯多噶派、逍遙派、畢達哥拉派……）但以為

「基督的哲學是唯一可靠和有益的」。他領洗後日夜宣講新哲學、護教、傳道，並在羅馬建立一所教理學校，他的名著是《與狄風交談》(Dialogue with Trypho)，反對猶太人的著作。

1.2.4 依勒內：他本人是東方人，後來到了法國，為里昂主教。他是宗徒時代最後一位教父，也是第一位神學家——公教神學之祖。他深刻地研究各種學說之後，反對諾斯主義（崇智主義），其著名作品為《駁斥異端》。他的基督論肯定整個宇宙為了準備基督降生；在基督身上具備一切因素，他重整宇宙，使人得救。

1.2.5 奧利振：當時教會已有教理院，他在教理院工作，有天才之名，是古代教會最多產作家之一。他是一位卓越的諷喻註疏家，以象徵意義註解聖經。他原可稱為教父，但由於他生活自律很嚴，為了保持自己的貞潔，實行苦修，因而有一些引人誤解的行為。此外，教會質疑他的一些學說，因此不稱他為教父。教會反對奧利振的學說有靈魂先存論，主張在人出生之前，靈魂早已存在於另一世界；萬有得救論以為最後無論善人或惡人，甚至魔鬼都會得救，都要在天主的恩寵中大團圓。但是究竟他是否主張這些學說，很難斷定，因為他的著作很多，並不安全保留下，而翻譯者又可能曲解原意。

1.3 神學派別

初期教父時代影響整個教會，尤其東方教會的，有三個學派：亞歷山大里亞學派、迦太基學派，以及正在形成的安提約學派。此三派的主要不同點在於對聖經的註解，以及對教會的態度。

1.3.1 非洲的亞歷山大里亞：此學派受柏拉圖主義的影響，對聖經註解上重視象徵及精神意義，以及寓言性的註解。對教外文化，態度較為開放，主張可予以淨化，進入信仰領域；視之為道之種子。此派之著名人物有克萊孟及奧利振。

1.3.2 非洲的迦太基：此學派是在羅馬法律概念下的傳統，對教外文化較為封閉。屬於此派的著名人物有西彼廉及戴都良。

1.3.3 小亞細亞的安提約基：公元第四、五世紀時，此學派在基督論上頗有意見；他們重於文字意義，影響後來的君士坦丁堡的奈斯多略。

2. 四、五世紀教父的本地化

自從公元三一三年，米蘭詔書頒佈之後，教會成為合法的團體，甚至在三八零年之後，正式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教會；於是不免同化，學習帝國的制度、行政、禮儀等等。雖然教會擁有外在的自由，但對物質、立法與倫理有所增進，但卻面對二個重要問題。一是皇帝教主主義(Caesaro-Papism)，二是俗世文化。這部分的陳述，分為兩方面，即東方教父與西方教父。

2.1 東方教父

就地區而言，東方教父分佈於小亞細亞、希臘、敘利亞等以希臘語為主的地區，中心點有：敘利亞、亞歷山大里亞，小亞細亞的安提約基、卡帕多細亞及耶路撒冷。分別簡介如下。

2.1.1 敘利亞：此地區的神學較為保守，有名教父為厄弗冷 (Ephrem +373)，他是一位詩人，以詩表達信仰道理。

2.1.2 亞歷山大里亞：兩位著名人物，一是亞大納修 (St. Athanasius, 295-372)，另一是濟利祿 (Cyril Alexandria)。

亞大納修是東方四大教父之一，在聖三論上影響很大，他認為子因生育，非因受造而來自父，祂有父的性體，是父的生活肖像；至於聖神，祂有子的性體，祂的性體受自子。他在公元三二五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中駁斥亞畧異端，亦是尼西亞信經的作者及捍衛

者，對此後的大公會議影響很大，間接為濟利祿的基督論鋪路。

2.1.3 小亞細亞的安提約基、君士坦丁堡多位宗主教出自安提約基。由於此學派對於聖經註釋重文字分析，與重象徵的亞歷山大學派不同，因此彼此在基督學上亦有差異。安提約基的著名神學家有奈斯多略與金口聖若望(Chrysostom, 344-407)。

2.1.4 小亞細亞的卡帕多細亞(Cappadocia)的著名教父有巴西略(Basil 329-379)，尼撒的額我略(Gregory of Nyssa)，以及其好友納祥的額我略(Gregory of Nazianzus)。他們三人的教育程度高，神學基礎深厚，對聖神學的貢獻非凡；尤其巴西略，他參加了君士坦丁第一屆大公會議，影響甚大。

2.1.5 耶路撒冷有名的教父是濟利祿，在聖洗聖事問題有所貢獻。

2.2 西方教父

西方教父分佈以拉丁言語為主的地區，在此先予綜論，然後以奧斯定作為代表人物。

2.2.1 総論

西方教父分佈以拉丁言語為主的地區，重要者有四，即：北非、意大利、高盧（今之法國）與西班牙。著名教父有安博、熱羅尼莫、教宗大良及大額我略，不過代表人物是奧斯定。他們多為主教，由生活問題而產生神學。當時正是東方教會面對聖三道理的問題。公元三二五年尼西亞大公會議作了裁定，反對亞畧異端，宣佈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。但大公會議後，亞畧派並未消失，形成半亞畧主義，主張聖子性體相似聖父性體。此問題傳入西方教會，導致西方教父亦以天主聖三為討論重點，奧斯定實可作為代表。

2.2.2 奧斯定神學

由於西方教父中，奧斯定的突出貢獻，值得專予介紹，下面將由三小節細說他的神學，即有關（一）思想特點，（二）啓示概念，（三）神學課題。

（一）思想特點：奧斯定思想方式受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，其思想特點在於「萬有之次序與連貫」。

- 就形上學而言：奧斯定以為存有界的萬物都在天主的次序上，天主是萬有，一切萬物都與創造者有連貫，因此對於宇宙萬物的次序，不視事物單獨的價值，而以天主救援的次序為觀點。
- 就認識論而言，由於是以救恩秩序來判斷事物的價值，因此認識和愛不能分開，真正的認識者不能使人失去愛，則不是好的認識；理性的認知必須有愛為連貫才具意義。
- 就神學方法而言，奧斯定非常重視象徵、標記，從世物本身可以看出天主；一切文化、智慧都導引人進入信仰、走向救恩。因此，有人探討奧斯定的「聖事」名稱，發現竟有數千件之多。

（二）啓示的概念：

奧斯定將救恩史分為三個階段——亞當到梅瑟為第一個階段，從梅瑟到耶穌為第二個階段，耶穌降生之後是第三個階段，其中耶穌的階段是救恩史的樞紐。啓示有主體與客觀之分，雖然奧斯定也討論客體的啓示，例如聖經；但他更重視主體性的啓示，他認為啓示是天主內在於人的自我流露。他對真理也非常重視，認為真理是在人心的光照，亦是教會的標記。天主是一切真理的根源，若無天主，則無他真理。

（三）神學課題：

奧斯定對於當時神學上的重要課題，幾乎都曾探討過。

- 天主聖三問題：他的聖三論和東方教會的不同。東方教會是從救恩史中父、子、神三位進到一體，而奧斯定則從一體為出發點，討論如何會有三位。
- 摩尼派 (Manichaeism) 的二元論主張：這牽涉到天主的創造；摩尼派以為有善惡二元，善神創造善的世界，惡神創造惡的世界；奧斯定主張世界是天主的工程，而惡是應有之善的缺陷，並非來自天主。
- 原罪論及恩寵論的問題：在羅馬帝國的背景下，百姓風俗敗壞，白拉奇 (Pelagius) 提倡人應努力，以自己力量來得救，但這主張忽視天主的恩寵。奧斯定在歸化前體驗到人性軟弱，而認為人類是受判罪的團體，因此他引用保祿思想，對白拉奇的主張加以駁斥。他以為是天主的恩寵引領得救，人若沒有恩寵，則無能力得到救恩；若不領洗，即使嬰孩亦不能得救。於是產生了原罪問題，以及恩寵與自由的問題。
- 教會論問題：當時非洲的都納忒派(Donatism)主張嚴格，以為教會是神聖無罪的，有罪的人不能加入；至於異端者願皈依教會，必須重受洗禮，因此引起重洗問題。奧斯定針對這些問題，提出反駁；他主張教會是在旅途中，因此罪人能夠加入；至於異教徒的洗禮是有效的。
- 歷史神學：由於野蠻人入侵羅馬帝國，促使奧斯定對歷史作了反省，寫成了有名的《天主之城》。

2.2.3 西方教父的結論——西方教父遺產的保存者

第四、五世紀，野蠻民族入侵，擾亂西方次序，當時從事教父思想、著作之保存工作者主要是隱修士，本篤會士。以下列出數位知名人物：

- Isidorus (+636)，西班牙教父，集西方教父思想之大成。
- Cassidorus (+583)，政治界有名人物，曾協助蠻族君王管理政治，後來失勢，但仍運用資助，邀請本篤會士保存教父著作。
- Boethius (+524-525)，他的著作為西方保存希臘哲學，亞理斯多德的邏輯學。他提出「位格」的定義。
- 大額我略教宗：他著名的作品為倫理叢論，集合前時代西方教父的思想與著作。

結論：東、西教父的比較

東、西教會雖然於公元一零五四年正式分裂，但遠在教父時期，雙方的神學思想早已有了差異，可分列如下：

1. 就整體而言：東方教會重視和諧，注意神學和基督徒的靈修生活的配合；西方教會則注意概念與分析。
2. 就基督學而言：東方教會強調降生神學，重視基督的降生與光榮；西方教會則強調救援及人類有罪。
3. 就教會學而言：東方教會重聖神的功能及教會的共融與神化；西方教會較制度化，以及有罪的教會。
4. 就救援學而言：東方注意神化，在降生奧跡中重整；西方注意人自罪惡中脫離。
5. 對世界的看法：東方神學在降生奧跡中，看到神化之宇宙的和諧；西方神學中的世界，由於原罪論的影響，分裂與失序較為突出，於是救援論更受注意。